

毕淑敏.韩少功.王跃文.丁立梅等

100多位当代实力派作家倾情奉献一生不可不读的……

贤才文化
www.xc-book.com

震撼超低价 24.80 元

SHOCK Your HEART 成长·名作赏析 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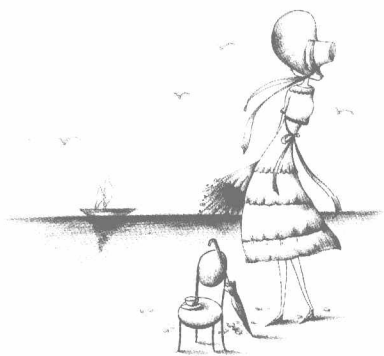
● 传承文明，积淀文学素养
● 人生将书写七彩梦想
● 装书入囊，打点思绪行装
● 生活将服从你的渴望，幽幽古道依旧
● 而吸纳新知的未来却充满奇迹，满程流芳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成长·名作赏析

经典阅读③唇齿留香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作赏析(3)/贤才文化编. —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08.10
(成长)

ISBN 978-7-5438-5364-5

I.名… II.贤… III.文学欣赏-世界 IV.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23167号

出版人:李建国

监制:彭铁余 曹有鹏

责任编辑:曹有鹏 张志红

装帧设计:贤才文化

成长·名作赏析(3)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<http://www.hnppp.com>

(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:410005)

营销部电话:0731-2226732 13707313708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

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10×1000 1/16 印张:18

字数:351,000

ISBN 978-7-5438-5364-5

定价:24.80元

编者声明

一本好书离不开优秀的作品,“成长”系列丛书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广大作者和读者朋友们热心赐稿。由于来稿广,个别稿件因荐者没有提供作者详细的联系方式,我们又不忍割爱而刊入书中,敬请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,我们将尽快支付稿酬和赠寄样书。同时,我们也向各位暂未联系上的作者深表歉意!并衷心感谢你们的支持与谅解!

长沙贤才文化

2008年8月

索稿酬及样书联系方式:

地址:长沙市解放西路136号蓝色地标大厦1213房(410005)

电话:0731-2835372 2908339

邮箱:XC3268@163.com



录 Content



静虚村记	贾平凹 / 1
黄昏	季羨林 / 5
木棉花	杨朔 / 10
洗桃花水的时节	铁凝 / 15
葡萄月令	汪曾祺 / 20
废墟	余秋雨 / 25
爱晚亭	谢冰莹 / 30
爆竹声中的除夕	石评梅 / 33
雨街小景	柯灵 / 38
我很重要	毕淑敏 / 42
学会感恩	肖复兴 / 46
升学与就业	茅盾 / 50
美丽的平塘	梁晓声 / 53
秋夜	鲁迅 / 57
五月的北平	张恨水 / 60
织席记	孙犁 / 64
没有秋虫的地方	叶圣陶 / 67
合欢树	史铁生 / 69
雨前	何其芳 / 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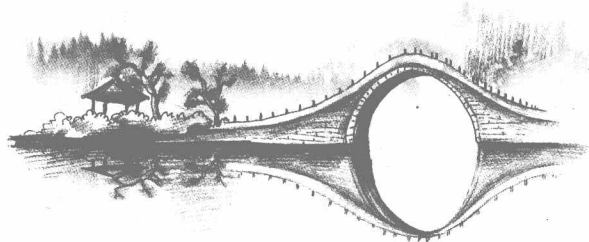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空中楼阁	李乐薇 / 76
银杏	郭沫若 / 79
我的四季	张洁 / 82
步下红毯之后	张晓风 / 85
寻根与茶馆	琼瑶 / 90
江南的冬景	郁达夫 / 94
山中避雨	丰子恺 / 98
翡冷翠山居闲话	徐志摩 / 101
五月	丁玲 / 104
入世与幽隐	罗兰 / 108
天才梦	张爱玲 / 112
青纱帐	王统照 / 115
西湖漫笔	宗璞 / 118
痛苦的飘落	张立勤 / 122
风雨中忆萧红	丁玲 / 126
秋天的况味	林语堂 / 130
雅舍	梁实秋 / 133
那个城	瞿秋白 / 136
谷之夜	师陀 / 138
第二次考试	何为 / 143
从母亲到外遇	余光中 / 147
窗外的春光	庐隐 / 152
真正的桂冠	林清玄 / 156
那塔,那湖	余杰 / 159
体验生活	王小波 / 165



火	老舍 / 169
谈梦	吴组缃 / 172
写在贝壳上的诗	柯蓝 / 177
海燕	郑振铎 / 184
五四断想	闻一多 / 187
风雨	贾平凹 / 189
在声音的世界里	王蒙 / 191
我的大学梦	莫言 / 195
古城的呻吟	方令孺 / 200
父亲的体温	何建明 / 204
爱情欺负什么人	蒋子龙 / 208
野店	臧克家 / 213
母亲与书	赵丽宏 / 217
当我老了的时候	苏雪林 / 221
归宿	苏青 / 228
西湖的雪景	钟敬文 / 235
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	周瘦鹃 / 241
华山谈险	黄苗子 / 247
月光	田汉 / 254
五月的青岛	老舍 / 257
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	余冠英 / 260
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	白薇 / 264
登富士山	凌叔华 / 269
我的梦,我的青春!	郁达夫 / 277

静虚村记

◆贾平凹



如今，找热闹的地方容易，寻清静的地方难；找繁华的地方容易，寻拙朴的地方难，尤其在大城市的附近，就更其为难的了。

前年初，租赁了农家民房借以栖身。

村子南九里是城北门楼，西五里是火车西站，东七里是火车东站，北去二十里地，又是一片工厂，素称城外之郭。奇怪台风中心反倒平静一样，现代建筑之间，偏就空出这块乡里农舍来。

常有友人来家吃茶，一来就要住下，一住下就要发一通讨论，或者说这里是一首古老的民歌，或者说这里是一口出了鲜水的枯井，或者说这里是一件出土的文物，如宋代的青瓷，质朴，浑拙，典雅。村子并不大，屋舍仄仄斜斜，也不规矩，像一个公园，又比公园来得自然，只是没花，被高高低低的绿树、庄稼包围。在城里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，也便腻了，陡然到了这里，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。先是那树，差不多没了独立形象，枝叶交错，像一层浓重的绿云，被无数的树桩撑着。走近去，绿里才见村子，又尽被一道土墙围了，土有立身，并不苦瓦，却完好无缺，生了一层厚厚的绿苔，像是庄稼人剃头以后新生的青发。

拢共两条巷道，其实连在一起，是个“U”形。屋舍相对，门对着门，窗对着窗；一家鸡叫，家家鸡都叫，单声儿持续半个

时辰；巷头家养一条狗，巷尾家养一条狗，贼便不能进来。几乎都是茅屋，并不是人家寒酸，茅屋是他们的讲究：冬天暖，夏天凉，又不怕被地震震了去。从东往西，从西往东，茅屋撑得最高的，人字形搭得最起的，要算是我的家了。

村人十分厚诚，几乎近于傻味，过路行人，问起事来，有问必答，比比划划了一通，还要领到村口指点一番。接人待客，吃饭总要吃得剩下，喝酒总要喝得昏醉，才觉得惬意。衣着朴素，都是农民打扮，眉眼却极清楚。当然改变了吃浆水酸菜，顿顿油锅煎炒，但没有坐在桌前用餐的习惯，一律集在巷中，就地而蹲。端了碗出来，却蹲不下，站着吃的，只有我一家，其实也只有我一人。

我家里不栽花，村里也很少有花。曾经栽过多次，总是枯死，或是萎琐。一老汉笑着说：村里女儿们多啊，瞧你也带来两个！这话说得有理。是花嫉妒她们的颜色，还是她们羞得它们无容？但女儿们果然多，个个有桃花水色。巷道里，总见她们三五成群，一溜儿排开，横着往前走，一句什么没盐没醋的话，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天。我家来后，又都到我家来，这个帮妻剪个窗花，那个为小女染染指甲。什么花都不长，偏偏就长这种染指甲的花。

啥树都有，最多的，要数槐树。从巷东到巷西，三搂粗的十七棵，盆口粗的家家都有，皮已发皱，有的如绳索匝缠，有的如渠沟排列，有的扭了几扭，根却委屈得隆出地面。槐花开放，一片嫩白，家家都做槐花蒸饭。没有一棵树是属于我家的，但我要吃槐花，可以到每一棵树上采。虽然不敢说我的槐树上有三个喜鹊窠、四个喜鹊窠，但我的茅屋梁上燕子窝却出奇地有了三个。春天一暖和燕子就来，初冬逼近才去，从不撒下粪来，也不见在屋里落一根羽毛，从此倒少了蚊子。

最妙的是巷中一眼井，水是甜的，生喝比熟喝味长。水抽上来，聚成一个池，一抖一抖地，随巷流向村外，凉气就沁了全村。村人最爱干净，见天有人洗衣。巷道的上空，即茅屋顶与顶间，拉起一道一道铁丝，挂满了花衣彩布。最艳的，最小的，要数我家：艳者是妻子衣，小者是女儿裙。吃水也是在那井里的，须天天去担。但宁可天天去担这水，不愿去拧那自来水。吃了半年，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，肤色愈是白皙，我也自觉心脾清爽，看书作文有了精神、灵性了。

当年眼羡慕城里楼房，如今想来，大可不必了。那么高的楼，人住进去，如鸟悬案，上不着天，下不踏地，可怜怜掬得一抔黄土，插几株花草，自以为风光宜



人了。殊不知农夫有农夫得天独厚之处。我不是农夫，却也有一庭土院，闲时开垦耕耘，种些白菜青葱。菜收获了，鲜者自吃，败者喂鸡，鸡有来杭、花豹、翻毛、疙瘩，每日里收蛋三个五个。夜里看书，常常有蝴蝶从窗缝钻入，大如小女手掌，五彩斑斓。一家人喜爱不已，又都不愿伤生，捉出去放了。那蚰蚰就在台阶之下，彻夜鸣叫，脚一躁，噤声了，隔一会儿，声又起。心想若是有个儿子，儿子玩蚰蚰就不用跑蚰蚰市掏高价购买了。

门前的那棵槐树，唯独向横里发展，树冠半圆，如裁剪过一般。整日看不见鸟飞，却鸟鸣声不绝，尤其黎明，犹如仙乐，从天上飘了下来似的。槐下有横躺竖蹲的十几个碌碡，早年碾场用的，如今有了脱粒机，便集在这里，让人骑了，坐了。每天这里人群不散，谈北京城里的政策，也谈家里婆娘的针线，谈笑风生，乐而忘归。直到夜里十二点，家家喊人回去。回去者，扳倒头便睡的，是村人，回来捻灯正坐，记下一段文字的，是我呢。

来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先是代写书信，我知道了每一家的状况，鸡多鸭少，连老少的小名也都清楚。后来，更多的是携儿来拜老师，一到高考前夕，人来得最多，提了点心，拿了水酒。我收了学生，退了礼品，孩子多起来，就组成一个组，在院子里辅导作文。村人见得喜欢，越发器重起我。每次辅导，门外必有家长坐听，若有孩子不安生了，进来张口就骂，举手便打。果然两年之间，村里就考中了大学生五名，中专生十名。

天旱了，村人焦虑，我也焦虑，抬头看一朵黑云飘来了，又飘去了，就咒天骂地一通，什么粗话野话也骂了出来。下雨了，村人在雨地里跑，我也在雨地跑，疯了一般，有两次滑倒在地，磕掉了一颗门牙。收了庄稼，满巷竖了玉米架，柴火更是塞满了过道，我骑车回来，常是扭转不及，车子跌倒在柴堆里，吓一大跳，却并不疼。最香的是鲜玉米棒子，煮能吃，烤能吃，剥下颗粒熬稀饭，粒粒如栗，其汤有油汁。在城里只道粗粮难吃，但鲜玉米面做成的漏鱼儿，搅团儿，却入味开胃，再吃不厌。

小女来时刚会翻身，如今行走如飞，咿哑学语，行动可爱，成了村人一大玩物，常在手掌上旋转，吃过百家饭菜。妻也最好人缘，一应大小应酬，人人称赞，以至村里红白喜事，必邀她去，成了人面前走动的人物。而我，是世上最呆的人，喜欢静静地坐着，静静地思想，静静地作文。村人知我脾性，有了新鲜事，跑来对我叙说，说毕了，就退出让我写，写出了，嚷着要我念。我念得忘我，

村人听得忘归；看着村人忘归，我一时忘乎所以，邀听者到月下树影，盘脚而坐，取清茶淡酒，饮而醉之。一醉半天不醒，村人已沉睡入梦，风止月暝，露珠闪闪，一片蛐蛐鸣叫。我称我们村是静虚村。

鸡年八月，我在此村为此村记下此文，复写两份，一份加进我正在修订的村史前边，作为序，一份则附在我的文集之后，却算是跋了。



《静虚村记》是著名作家贾平凹早年的作品。描写的是陕西西安北郊未央区的一个自然村落。村子本名方新村。贾平凹租住了其中的两间土屋，外间做饭，里间住人，是他们一家人当时的“家”，前后总共在方新村居住了一年半时间。据说，贾平凹将方新村改名为静虚村，因为“静虚”不是消极遁世，而是追求一种思想艺术境界更高层次的成熟。

“如今，找热闹的地方容易，寻清静的地方难，找繁华的地方容易，寻拙朴的地方难，尤其在大城市的附近，就更其为难的了。”面对都市的繁杂，作者更渴望回归到一种虚静当中去。在文章的开头，作者把这种渴望交代得一清二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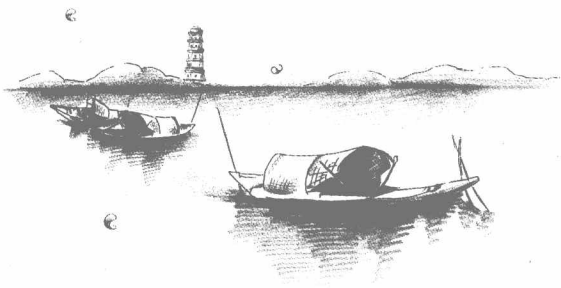
接下来，贾平凹就开始转移到交代静虚村的事件上来。交代完毕之后，他又重新强调了内心的渴望，这时候，他是借用友人之口来叙述的，从而使得文章始终贯穿了一种平和的心境。这里所讲的心境平和是撇开静虚之后的平和，是潜移默化到了作者的心灵和日常行为当中的平和。在吃井水时，他说那水“吃了半年，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，肤色愈是白皙，我也自觉心脾清爽，看书作文有了精神、灵性了。”种了菜，新鲜的就自己吃掉，逊色些的就喂鸡。这又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，来得亲切自然，毫无矫揉造作之态。台阶下的蛐蛐声，在贾平凹看来不是聒噪，反而是一种说不尽的乐趣，用一种诗意的描写，真实再现出一种场景的现场感来。

“致虚极，守静焉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”贾平凹认为做到神行于虚，才能不滞于物；心静才能站得高看得清。胸有全概，犹如站在太空看地球。所以，文章也就自然掺杂进一种哲学的味道在里面，使得文字不再是简单的文字，而是一种内心追求的寄托。

黄

昏

◆季羡林



黄昏是神秘的，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，在这一天的末尾，他们便有个黄昏。但是，年滚着年，月滚着月，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，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。我要问：有几个人觉到这黄昏的存在呢？

早晨，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，他们醒转来，开始去走一天的路。他们走着，走着，走到正午，路陡然转了下去。仿佛只一溜，就溜到一天的末尾，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，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，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的心头。他们知道：夜来了。他们渴望着静息；渴望着梦的来临。不久，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，也糊了他们的心。他们在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，把黄昏关在门外，倘若有人问：你看到黄昏了没有？黄昏真美啊，他们却茫然了。

他们怎能不茫然呢？当他们再从崖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，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，树梢上金色的消失，鸦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。只剩下朦胧的夜。这黄昏，像一个春宵的轻梦，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，在他们心上一掠，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。

黄昏走了。走到哪里去了呢？——不，我先问：黄昏从哪里来的呢？这我说不清。又有谁说得清呢？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，问它到底。从东方么？东方是太阳出的地方。从西方

么？西方不正亮着红霞么？从南方么？南方只充满了光和热，看来只有说从北方来的最适宜了。倘若我们想了开去，想到北方的极端，是北冰洋，我们可以在想象里描画出：白茫茫的天地，白茫茫的雪原，和白茫茫的冰山。再往北，在白茫茫的天边上，分不清哪是天，是地，是冰，是雪，只是朦胧的一片灰白。朦胧灰白的黄昏不正应当从这里蜕化出来么？

然而，蜕化出来了，却又扩散开去。漫过了大平原，大草原，留下了一层阴影；漫过了大森林，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，漫过了小溪，把深灰色的暮色溶入琤琮的水声里，水面在阒静里透着微明；漫过了山顶，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；漫过了小村，留下了苍茫的暮烟……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，给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。以后，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，来到我们的国土里。我能想象：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，我一定能看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，像——像什么呢？是不是应当像一阵灰蒙的白雾？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？跑了来，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阴影，又跑了去，来到我们的国土里，随了弥漫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，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，也随了暮鸦背上的日色，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，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。

但是，在门外，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，寂寞地，冷落地，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，朦胧微明，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，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。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。但似乎又在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流动里。它带来了阒静，你听：一切静静的，像下着大雪的中夜。但是死寂么？却并不，再比现在沉默一点，也会变成坟墓般的死寂。仿佛一点也不多，一点也不少，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压在人们的心头，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；树木，房屋，烟纹，云缕，都像一张张的剪影，静静地贴在这幕上。这里，那里，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。黄昏真像一首诗，一支歌，一篇童话；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，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唳的鹤鸣；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；像一切美到说不出的东西。说不出来，只能去看；看之不足，只能意会；意会之不足，只能赞叹。——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。

给人们关在门外，是我这样说么？我要小心，因为所谓人们，不是一切人们，也绝不会是一切人们的。我在童年的时候，就常常呆在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。我这样说，并不是想表明我比别人强。意思很简单，就是：别人不去，也



或者是不愿意去这样做。我(自然也还有别人)适逢其会地常常这样做而已。常常在夏天里,我坐很矮的小凳上,看墙角里渐渐暗了起来,四周的白墙上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。在幽暗里,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我的心里。天空里飞着蝙蝠。檐角上的蜘蛛网,映着灰白的天空,在朦胧里,还可以数出网上的线条和黏在上面的蚊子和苍蝇的尸体。在不经意的时候蓦地再一抬头,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闪着眼的小星了。在冬天,天井里满铺着白雪。我蜷伏在屋里。当我看到白的窗纸渐渐灰了起来,炉子里在白天里看不出颜色来的火焰渐渐红起来、亮起来的时候,我也会知道:这是黄昏了。我从风门的缝里望出去:灰白的天空,灰白的盖着雪的屋顶。半弯惨淡的凉月印在天上,虽然有点儿凄凉;但仍然掩不了黄昏的美丽。这时,连常常坐在天井里等着它来临的人也不得不蜷伏在屋里。只剩了灰蒙的雪色伴了它在冷清的门外,这幻变的朦胧的世界造给谁看呢?黄昏不觉得寂寞么?

但是寂寞也延长不多久。黄昏仍然要走的。李商隐的诗说: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能久留吗?它也真地不能久留,一瞬眼,这黄昏,像一个轻梦,只在人们心上一掠,留下黑暗的夜,带着它的寂寞走了。

走了,真地走了。现在再让我问: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?这我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。我也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,问它到底。但是,推想起来,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罢。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?我看到它怎样走的了。——漫过了南墙;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,那片树林;漫过了美丽的南国。一直到辽旷的非洲。非洲有耸峭的峻岭;岭上有深邃的永古苍暗的大森林。再想下去,森林里有老虎。老虎?黄昏来了,在白天里只呈露着淡绿的暗光的眼睛该亮起来了罢。像不像两盏灯呢?森林里还该有莽苍葳蕤的野草,比人高。草里有狮子,有大蚊子,有大蜘蛛,也该有蝙蝠,比平常的蝙蝠大。夕阳的余晖从树叶的稀薄处,透过了架在树枝上的蜘蛛网,漏了进来,一条条的灿烂的金光,照耀得全林子里都发着棕红色,合了草底下毒蛇吐出来的毒气,幻成五色绚烂的彩雾。也该有萤火虫罢。现在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,也该有花;但似乎不应该是夜来香或晚香玉。是什么呢?是一切毒艳的恶之花。在毒气里,不止应该产生恶之花吗?这花的香慢慢溶入棕红色的空气里,溶入绚烂的彩雾里。搅乱成一团;滚成一团暖烘烘的热气。然而,不久这热气就给微明的夜色消融了。只剩一闪一闪的萤火虫,现在渐渐地更亮了。老虎的眼睛更像两盏灯了,

在静默里瞅着暗灰的天空里才露面的星星。

然而，在这里，黄昏仍然要走的。再走到哪里去呢？这却真地没人知道了。——随了淡白的疏稀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里去么？随了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？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了屋檐么？随了西天的晕红消融在远山的后面么？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？我们知道的，只是：它走了，带了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，像一丝微风，像一个春宵的轻梦。

走了。——现在，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？等候明天么？明天来了，又明天，又明天。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，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，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，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，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。把门关上了。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，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，黄昏早已走了。从北冰洋跑来了，一过路，到非洲森林里去了。再到，再到哪里，谁知道呢？然而，夜来了：漫漫的漆黑的夜，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，浮动着暗香的夜……只是夜，长长的夜，夜永远也不完，黄昏呢？——黄昏永远不存在人们的心里的。只一掠，走了，像一个春宵的轻梦。



黄昏，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过无数次，或许正是因为它太平常了，没人注意到它从哪来到哪去，因为有了一颗对美的敏感感知和对生活深刻发现的心，作者用梦幻般的语言，为我们谱写了一首“黄昏曲”。

“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，树梢上涂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，一群群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”，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到来，它只是静静地从北边一片朦胧灰白的地方越过茫茫的冰山与草原，静静地扩散，匆匆地掠过，留给平原、草地、森林、村庄、沙漠等一切它光临过的地方一片阴影，一幅如梦如烟的画面。它不理睬人们的漠不关心，它只是悄无声息地为他们安排一个诗情画意的童话世界。尽管寂寞，但黄昏却有着惊人的美丽：“黄昏真像一首诗，一支歌，一篇童话；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笛声，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啾的鹤鸣；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；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。”如此一连串形象生动、意韵优美



的排比句将抽象的黄昏,如诗如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
可是,寂寞的美丽也并不长久,黄昏还是走了,如轻梦,在人们的心头上一掠,黄昏带着它的寂寞走了,留下了暗夜。它去了哪呢?漫过小山、树林,漫过美丽的南国、耸峭的峻岭,它走到了充满原始气息的非洲,但辽阔、粗犷的地方也留不住它的脚步,它还在前进,如梦一般轻轻地来,默默地走,它仿佛有着某种重大的使命,只能向前,永不停止。

文中,作者以精妙的构思赋予了黄昏以人格,用一系列充满生活气息的描写,将飘忽不定的抽象黄昏写得活灵活现,仿佛伸手可触。黄昏是美丽的,但也是短暂的,它需要人们用心去把握,去珍惜。

木棉花

◆杨朔



一到南国，情调便显然不同了。北方才是暮春，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、蛙，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。夜间，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。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。白天，整个大地便成为可怕的蒸笼。轻细的縠纱已经披上士女高贵的躯体，而苦力们赤着脊梁，光着脚板，在推，在拉，在掙，闷热的汗臭常从他们周身的粗糙的毛孔散发出来。这使过路的士女们蹙紧眉，急急用洒满法兰西香水的手绢捂着她们的鼻子，要不然，她们准会晕过去！

警察依旧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，站在路心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脚踏车，车仔，汽车……他们显得很呆滞，机械地挥动着手臂，而当大气中传来尖锐的汽笛时，他们仍然是机械地在岗棚上挂起一面红旗，看不出一点冲动的表情。

红旗的颜色虽然含着流血的意义，但它低垂着头，永远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。街头流着人潮，茶馆里叫嚣着食客，大旅馆的西餐间开着风扇，富老们惬意地吃着雪糕。他们对于警报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，因为像这样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避弹网，他们的生命是绝对安全的。

不过今天的轰炸却是特别厉害。镇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动作，侧起耳朵听一听。

飞机的羽翼粗狂地搏击着沉郁的大气，高射炮的声音是